

长篇小说

一部关于楼兰的神秘传奇 Kroraina Conspiracy 吉力◎著

楼兰阴谋



逐层破解隐秘千年的楼兰疑团
隔世领略异域风情的神奇秘境



金城出版社
GOLD WALL PRESS

长篇小说



一部关于楼兰的神秘传奇 Kroraina Conspiracy

楼兰阴谋

吉力◎著



YZLI0890112505



金城出版社
GOLD WALL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楼兰阴谋 / 吉力著. — 北京: 金城出版社,
2011.12
ISBN 978-7-5155-0268-7

I. ①楼… II. ①吉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215752号

Copyright©2011 GOLD WALL PRESS, CHINA

本作品一切中文权利归**金城出版社**所有, 未经许可, 严禁任何方式使用。

楼兰阴谋

作者	吉力
责任编辑	方小丽
开本	710毫米×1000毫米 1/16
印张	20
字数	300千字
版次	2012年1月第1版 2012年1月第1次印刷
印刷	北京市通州运河印刷厂
书号	ISBN 978-7-5155-0268-7
定价	38.00元

出版发行	金城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11区37号楼 邮编: 100013
发行部	(010) 84254364
编辑部	(010) 84250838
总编室	(010) 64228516
网址	http://www.jccb.com.cn
电子邮箱	jinchengchuban@163.com
法律顾问	陈鹰律师事务所 (010) 64970501

1

“姓名？”

“方品奇。”

“年龄？”

“34岁。”

“血型？”

“A。”

“目前从事的具体工作？”

“用不着这么繁琐吧？”方品奇感到诧异，“只是报名旅行而已。”

“请别介意，先生，”提问者笑容靓丽，“您应该清楚这不是一般的旅行，多方面掌握客户的信息，便于我们提供更加体贴周到的服务。”

方品奇释然，如实相告：“东方大学古代文献研究所副主任。”

“哦，贵所曾参与过本社关于秦汉民俗资料的修订工作，相信职业特征有助您完成一次圆满的旅行。”

言词不乏溢美之意，方品奇报以矜持的微笑，趁她在电脑前操作，好整以暇的打量起来。对方年纪很轻，双眸清澈，眉若黛染，浅褐色的秀发和白皙的皮肤搭配协调，微凹的眼眶和挺直的鼻梁别具立体感。宝蓝色的制服十分合身，左衣领下佩戴一枚精致的胸卡，上面注明：寻梦之旅亚洲分部 1668

“小姐是维吾尔族？”方品奇搭讪。

“是的，家乡在新疆鄯善。”

“我能有幸得到你的全程陪伴吗？”

“当然，那是我的职责所在，只不过我要照顾的是大约30位客人，况且您似乎已经不缺旅伴了。”年轻姑娘笑语嫣然，灵巧的目光瞥向方品奇身后，一个矮胖的男子正在附近驻足等待，随意欣赏着屏幕墙上的广告短片。

她所指的是戴思聪，方品奇的同事兼好友，两人合作编纂的《古汉语演变考略》获得了国家级学术奖项，校方在通报表彰之余，又出资安排了

这次度假以示鼓励，大概结伴进门的时候被她看在眼里。

也许等候的时间稍久，戴思聪缓步走来，留意到模样标致的接待员，神色也为之一动，脸上泛起几分心照不宣的笑容。

“难怪例行手续这么拖沓，”他的视线掠过接待员的胸卡，“一组很吉利的数字，注重心理暗示的方主任想必挺满意吧？”

方品奇没有理会他的揶揄，1668号接待员则温和地提醒他办理登记事宜。拿出信用卡交足相关费用，接待员把类似登机牌的旅行证件分别交给方戴两人，然后欠身笑道：“欢迎加入寻梦之旅，接下来需要度过一个短暂的准备阶段，在此之前两位还有什么问题吗？”

“哦，”方品奇说，“希望你能够介绍一点关于时空旅行的原理以及贵社开发的系列项目。”

“你今天的求知欲好像格外强盛，”戴思聪继续调侃，认定同伴别有用心，“记得你已经看过不少旅行社的宣传品了。”

“我是看过，但基于对新生事物的好奇，还是乐意倾听业内人士的阐述。小戴，你能准确告诉我‘虫洞’是什么意思吗？”方品奇慢条斯理地回应。

“‘虫洞’嘛，是一种很玄妙的理论，其实就是……”只说了一句，戴思聪的嘴里就像含了一口强力胶，瞠目结舌，再无下文。

“就是由两个相连的‘黑洞’所构成的时空结构中‘豁口’的存在，”旁边的姑娘接过话题，“简而言之，是一条贯穿空间和时间的隧道，也就是说，只要能够建造一个稳定的虫洞，就可以跨越时间和空间。”

方品奇似懂非懂地点点头，忽然感慨多多：“穿越时间隧道，前往遥远的年代体验历史，本来只是个天方夜谭式的梦想，没料到这么离奇的愿望在今天居然实现，真该感谢那些不懈努力的探索者。”

“是的，第一个不能忘记的是伟大的爱因斯坦，”1668号接待员似有同感，“正是他著名的能量质量关系式 $E=mc^2$ 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最初的理论基础。1905年，爱因斯坦首先在‘狭义相对论’中向人类解释了一个奇异的世界：我们所处的宇宙可以看作一个四维时空，随着物体运动的速度增快，时间流程将会变慢，空间尺度将会缩短。1935年，爱因斯坦发表了‘广义相对论’不久，又在理论上发现了‘虫洞’……”

语调舒缓，嗓音甜润，只是“反物质”“负能量”等专业词汇脱口而出，方品奇全神贯注，试图尽量理解，却终究不得要领，懵懵懂懂地看了一眼

老友，戴思聪更是一脸迷茫。

察觉到两人的窘态，1668号接待员及时停止了陈述，笑道：“其实先生们也没有必要刨根问底，只需相信一个事实就够了——在如今的科技条件下，载人飞行器已经可以穿越时间通道，到达任何一个指定的年代。”

方品奇表示同意，不再究其根本。“时间隧道”的利用已经不存在阻碍，但“寻梦之旅”开发的“观光时段”并不算多。原因很简单，人类的历史充斥着战争和灾难，以古代中国为例，所谓民康物阜百兽率舞的“清平天下”寥若晨星，比如管仲当权时的临淄，子产执政时的郑国，贞观之治，开元盛世，以及康雍乾三朝等等，考虑到游览环境和安全因素，选择的范围也就有限了。试想，如果去往兵戈扰攘的战国，血雨腥风的“五胡乱华”时期，抑或蒙古铁骑横扫中原的年代，除了心惊胆寒，来自文明世界的旅客也体味不到什么乐趣。

即便如此，取舍也不容易，因为在方品奇和戴思聪看来，旅行社推介的“时段”各具风格，李白笔下“一百四十年，国容何赫然，隐隐五凤楼，峨峨横三川”的盛唐气象固然可喜，张择端《清明上河图》里的北宋风貌也令人向往。可惜鱼与熊掌不可兼得，“寻梦之旅”不仅花销昂贵，游客的资格审定也异常严格。反复斟酌后，两人选定了公元前2世纪的长安城作为目的地。当时国内大体统一，朝廷持续采取“与民休息”、“轻徭薄赋”的举措，屡诫百官守令劝课农桑，兴修水利，促进社会的安定和生产进步，出现了“京师之钱累百万，贯朽而不可校；太仓之粟陈陈相因，充溢露积于外”的繁荣局面。在这个被后人称作“文景之治”的阶段，汉文化的发展如日方升，除文字、语言、礼仪之外，许多流传千古的民俗节日也渐次形成。

“寻梦之旅”的运作程序大致如此，游客乘坐载人飞船抵达目标时段，除了1668号这样随从陪伴的服务小姐，“时间隧道”的彼端还有旅行社的派出人员，他们以特定的身份作掩饰，负责迎送和保护自己年代的客人。通常的做法是依照当时的背景打扮客人，比如改变服饰、发髻乔装成坐贾行商、贵族子弟或田夫野老等各类角色，按照事先勘定的线路游览观光。

既然会和古人发生近距离的接触，准备期的相关培训就很有必要，涉及言谈举止、风俗礼节、人文环境等基本常识，这些内容曾是方品奇和戴思聪的研究课题，所以驾轻就熟，顺利过关。接下来被告知旅行期间的各种规则及注意事项，虽然条目繁多，却不可掉以轻心。例如，旅游者切记谨言慎行，不要触犯当时的忌讳甚至律法，一旦引起纠纷，诉诸公堂，虽有旅行社的工

作人员设法解救，毕竟颇费周折。再者，游览过程里，客人会获得少量当时流通的货币，以便在茶坊酒肆亲自领略旧日风情，但不允许购买任何物品留作纪念。这倒不难解释，除了技术层面的原因，如果游客满载而归，当今的博物馆很快就会失去存在的价值。最重要的一点，就是在和古人交流之际，无论如何不能暴露真实身份，那将大大超出他们理解程度的极限。

总算接近了预备出发阶段，方品奇和戴思聪都处于一种高度兴奋状态。接受体检，进入发射场，不停地左顾右盼，直到坐在载客舱的座椅上，激动的情绪才有所平复。

和寻常交通工具上毗连紧凑的座位不同，这里的座椅是完全独立的结构。后面和两侧部分呈半封闭的弧形，覆盖了从头顶到足底的空间，乘客就座后整个人如同嵌入半只巨大的蚌壳内。“蚌壳”厚约5公分，外层坚实，内层柔软，伸手可及的地方有若干按键。方品奇凝神察看，浑然不解，风采迷人的1668号接待员又翩然而至。

“很特别的感受，是吗？”

“是啊，”方品奇说，“如果调整一下角度，这副座椅倒像是一个婴儿的摇篮。”

“您的想像力挺丰富！我可以保证，它会比摇篮安全得多。”1668号小姐笑着说。

“哦？”方品奇摆出愿闻其详的姿态。

“普通民航上的‘黑匣子’听说过吧？”对方先问一句。

“嗯。”方品奇知道，“黑匣子”是飞机上的记录仪器，能够收集储存座舱话音以及飞行过程中的各类系统数据。它可以抗御强力挤压、高温烈焰，也能在汽油、电池、酸液、海水中长时间浸泡，是遭遇空难后最有可能完整遗存的东西。

“看看您的座椅外层，”1668号小姐说，“所用材料要比‘黑匣子’的更加坚固，甚至可以承受光速运动时强大潮汐重力场的压迫。这也体现了设计者‘以人为本’的思路，假如出现意外，每个座位的外层会在瞬间闭合，形成一个牢不可破的逃生舱，即使飞船扭曲断裂，乘客的危险也能降到最低限度。”

“呵，确实无懈可击，我没有问题了，你继续帮助方先生缓释压力吧。”戴思聪返回座位。1668号小姐转过身来，笑容可掬的看着方品奇，虽然谈不上压力，方品奇的困惑却似乎层出不穷，踌躇了一下说：“我对人身安全

也没有担心，只是在飞行方向上还存在疑虑。据说‘时间隧道’的进出两端是相对薄弱的环节，那么有没有这种可能：由于技术故障或者计算方面的失误，飞船运行的轨迹最终偏离了当初计划的区间？”

“您是说，乘客没有到达指定年代？”

“是呀，”方品奇说，“哪怕微小的偏差也会导致截然相反的效果，回顾历史，‘长治久安’只是人们望尘莫及的奢望，歌舞升平的年代和动荡不定的岁月几乎没有明显的分界。譬如‘文景之治’伴随着‘七王之乱’，‘开元盛世’的主角还没有谢幕，安禄山的虎狼之师已经逼近潼关。”

“先生，请您相信，‘寻梦之旅’在投入运行前通过了反复的论证尝试，迄今为止载客人次上万，从没有发生超出解决范围的重大事故。”1668号小姐气色从容，“经过精密的设计推算，技术控制单位也有能力将‘时差’保持在恒定状态。当然，您的假设或许在理论上不能排除，但也只会是阴差阳错的小概率事件。”

“小概率事件？能举例说明吗？”方品奇追问。

1668号小姐浅浅一笑，说：“比如，您在打麻将的时候，连续两把摸到了‘天和’的牌面。”

“嘿，这样的巧合倒是我常常期待的，可惜百年不遇……”方品奇也笑了。话声未落，客舱内的扩音器里通知，飞船动力系统即将开启，请所有人员做好出发准备。

谈笑未已，扩音器里播报的倒计时读数接近尾声，座位上的安全带自动弹出，稳妥而贴切地维系着乘客的身体，几乎在此同时，飞船已经进入了时间隧道的开口。

由于飞行情况平稳，莫名的紧张渐渐消退，至于飞行持续了多久却无从估算。方品奇发现，自己忽然丧失了对时间的判断能力，暗自忖度，难道是“只缘身在此山中”的缘故？不仅这样，四肢百骸也变得轻盈虚空，若非安全带束缚，似乎会不由自主地离座而去。而锁不住的是浮游无根的思绪，伴随着深邃典雅的古筝旋律飘向远方。

对于“寻梦之旅”方品奇有过无数臆测，只是未曾身临其境，永远也得不出答案。心驰神往之际，突然听到“波”的一声怪响，方品奇的身体频繁地晃动起来，紧接着又是“嘭”的一响，座位外层遽尔合闭，逃生舱左侧内壁上一盏微弱的指示灯自动开启，却只能照亮面前狭小的空间。

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情，但可以肯定遭遇了重大变故！方品奇惊慌失

措。很明显，封闭的逃生舱已脱离了原来的位置，翻滚转动之后，沿着一个不明的轨迹滑落。方品奇忍受着眩晕的折磨，迷离倘恍之间，逃生舱的运动戛然而止，虽有安全带和柔软内层的保护，仍未避免强烈的震荡，方品奇的意念来不及集中，就一下子失去了知觉。

2

“外部空间有大气层保护，达到人类生存条件，紫外线指数 4 级，温度 9~11 度，风力小于 5 级，湿度 42%，污染指数 3 级，空气中有沙尘扩散。乘客可以选择开启舱门外出活动，也可以静候救援人员到来……”

方品奇苏醒过来，耳边不断重复着语音提示，转侧身体，除了骨软筋酥外并没有受伤，头脑仍感昏沉，却已经能够开始思考判断。是坐等救援还是走出舱外？本来性格沉稳的他倾向于前者，但很快又自我否定，毕竟人们还是向往自由广阔的天地，拘束在仅可容身的逃生舱内，即使安全更有保证，却会感受到一种无形的压抑。

解去安全带，揿动按键，舱门打开的瞬间，立刻闻到一股久违了的清新气息，缓缓爬出舱外，察看周围的环境，不由得六神无主。天色微亮，像是晨曦初透的样子，举目四望，除了连绵起伏的沙包，竟然看不到一点生命迹象。这就是适合人类生存的条件吗？分明是一片荒漠的中心地带，而座舱究竟降落在什么年代，同行的伙伴又在哪儿，方品奇茫然无绪，忍不住放声呼喊：“小戴，戴思聪，有人没有……”

声音近乎嘶哑，却如同向沉寂千年的深潭里投入了一粒小石子，甚至没有泛起一丝涟漪。毋庸置疑，自己和同伴们失散了，方品奇惴惴不安，正想重新钻进逃生舱，又发现了一个十分严重的现象。原来，他所在的位置是一座高大的流动性沙丘的侧翼，坡度虽不算陡峭，但由于逃生舱坠落时的冲击力，附近沙层断裂松动，逃生舱正持续地下陷滑落，沙丘顶端的沙层也在不停向下流动。这种趋势已经无可阻挡，倘若风力加强，不消片刻就会将逃生舱覆盖。方品奇对于沙漠的知识掌握不多，却也了解流动性

沙丘的可怕威力，它们的形态极不稳定，移动变化不过弹指间事，有时候简直像个可以吞噬一切的恶魔。那么重返逃生舱的结果就不难想像了，好比躺进一具造型别致的棺材里，被厚重的流沙深深掩埋，即使救援人员收到特定频率赶来，挖掘沙层探寻目标也不容易，何况困于舱内能否等到后援出现，因为沙砾的侵蚀导致发射器或换气系统失灵又该如何？

一念至此，方品奇悚然心惊，他可不愿意从此长眠沙海！于是没有迟疑，转身朝着沙丘顶部迅速攀爬。沙层松软，踩上去如同失足踏空，面前的流沙又不断回落，每挪动一步都非常艰难。他却丝毫不敢懈怠，手脚并用，连续加大动作节奏，终于依靠一股绝境中迸发出的超强耐力登顶成功，气喘吁吁地回头张望，除了无声流淌的黄沙，承载自己降落的逃生舱已然不见踪迹。

方品奇眼张失落，但来不及体会后怕的感觉，新的困扰就接踵而至。逃生舱没入流沙，也就意味着失去了应急装备中的水和食品，没有任何补给的情况下，孑然一身滞留在沙漠腹地的危险不言而喻。他无法确定救援人员何时到来，却清楚沙漠里的气候变化莫测，一旦风暴肆虐，飞沙走石，人类的生命力不会比一只蚂蚁更加坚强。所以，与其在焦灼中迷惘守候，不如立刻做一个明确的决断。想到这里，又感叹自己的时乖命蹇，祸不单行的遭遇令他产生了一种被遗弃的感受，也让他想起了孤身漂流的鲁滨逊。可是，笛福笔下的主人公可以凭借海岛上的丰富物产开辟一片天地，在这寸草不生的荒漠里又能指望什么创造奇迹！

唏嘘之余，极目远眺，依稀望见西南方向有一抹阴影，难道是成排的树林？他的心底升起一线希望，有树木必定有水源，生命之花也就不会枯萎凋零。目测距离，似乎并不遥远，如果不是海市蜃楼的幻景，用不了多久就可以脱离困境，方品奇不再犹豫，振作精神，沿着倾斜的沙梁大步前进。

由于心急如焚，方品奇恨不能摇身变作“神行太保”，腿上绑上四个甲马，口念法咒腾空而去。但这正是缺乏经验的表现，起始阶段发力过猛，使他很快就尝到了苦头，腿肚子如同灌铅，足底火辣辣的生疼，抬头观察目标，距离竟无改变。

不得已调整步伐，在绵延错落的沙丘间踽踽独行。值得庆幸的是天气还算平静，风速仍然稳定，只是随着太阳露出云端，气温也大幅上升。这一点足以加重方品奇的负担，饥肠辘辘的感觉还能支撑，口干舌燥的滋味却难以忍耐。

但他没有放弃或逃避的余地，唯有矢志不渝，一往无前，并根据日影的变换估算着时间。大约过去了十几个小时，摩顶放踵的努力初见成效，视野

里出现了一些灌木类的植物，脚下的沙层也硬实了许多，只不过一个健康男子的全部体能已到了强弩之末。咽喉肿胀，呼吸困难，空瘪的肠胃像是萎缩成一团，阵阵刺痛苦不堪言。脚底的血泡粘连一片，没有绷带，就解开外套，脱下衬衣，用尖利的砂石分割成布条草草包裹。纵然勉强止血，虚弱的身体却已拖不动沉重的双腿，最后只能膝行向前，直至匍匐移动。

渐渐地，眼前的绿色越来越近，方品奇却没有了坚持到底的自信。由于大量出汗，他已经处于严重的脱水状态，气若游丝，心率变异，神志也越发模糊，偶尔听到几下驼铃声响，却分不清是确有其事还是耳鸣造成的错觉，想挣扎着翘首察看，又感到一阵天旋地转，紧接着脑袋一歪，不醒人事。

3

仿佛深陷于朦胧虚幻的梦境，方品奇的意识像一缕时断时续的轻烟，感觉身体在颠簸动荡，耳边的“叮当、叮当……”驼铃声此起彼伏，并夹杂着一些人的交谈。那是一种奇怪的语言，间或有几个熟悉的词汇，方品奇试图分辨，却又一次昏厥，直到一股清凉的东西顺着自己的喉咙汨汨注入胃腔，头脑才慢慢地清醒过来。

睁开双眼，发现自己躺在一座帐篷里，四下弥漫着一种动物脂肪燃烧的气味，侧身观察，看到一盏摇曳闪耀的油灯，由此可见帐外已是夜幕降临。卧榻前坐着两个男人，一个高鼻凹目，须发卷曲，穿一件类似马甲的酱紫色对襟小衣；另一个则和方品奇相同的黄面黑发，穿一件青色粗布短褐。

陌生的脸庞和奇特的打扮让方品奇顿生惊悚，但随即看到两人面含微笑，神情友善，其中一个手里拿着盛水的木勺，想必正是那一勺清水让自己止步于濒死的边缘。面对救助者，方品奇的戒心很自然的松懈，勉强坐直身子想要开口致谢，感觉喉间依然肿痛，只能发出“嗬嗬”的嘶哑声音。

两人相视一笑，穿青色短褐的人对同伴说了句话，用的是方品奇听不懂的言语。高鼻卷发的汉子点头答应，两人相继走出帐外。不一会儿，穿短褐的人去而复返，又领进来一位40多岁的男子。

这人相貌端正，气度沉稳，鬓角已经斑白，梳理整齐的发髻被一根玉簪固定在头顶，和前两者不同，他的服饰更加考究，一袭织工精细的锦衣，宽敞的领口和袖口纹有花边，裁成月牙弯曲状的前襟下摆打着一排密裯。

根据自己的学识，方品奇认出这就是汉代服装里的“襜褕”，当即不免心神激荡，莫非自己果真来到了两千年前，对方的发式及坐姿也是充分的佐证。可是，究竟具体什么朝代，处于什么区域，最先看到的两个人说的又是哪种语言，似乎有太多的谜团需要解开。

“敝姓宋，单名一个‘钧’字。”来人先作自我介绍，又问，“请教足下尊姓？来自何方？”

言辞略显隐晦，却是明白无误的汉语。方品奇越发激动，支支吾吾地急于回答，只是干涩的嗓子仍然不听使唤。宋钧淡淡一笑，缓缓伸手捉住方品奇的左腕，三根手指轻轻搭在上面，稍作停顿又换右腕，然后沉吟着说：“左寸无力，右关沉紧，脏腑虚弱皆因劳乏饥渴，邪热鼓动又导致暂时失音。所幸本身体质健旺，只需饮食调理即可复原。”

诊断结果完全对症，方品奇颇有意外之喜，脱险伊始遇到一位道行高深的医士，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。犹自欣慰，饥渴感再度袭来，不由得目眩神摇，冷汗直冒。

“朱兴，”宋钧吩咐旁边穿短褐的人——大概是他的仆从，“去看帕昆准备的食物如何，好了就端来这里。”

“是。”朱兴答应着起来，却又踟躇不行。

“还有何事？”宋钧问。

“宋公，”朱兴瞟了一眼萎靡不振的方品奇，趋步来到主人身侧，小声说，“这个人身上没带‘过所’，衣裳和鞋子的样子也很古怪……”

“喔，知道了。”宋钧摆手打断他的话，朱兴顿口不言，欠身退下。稍后帕昆，也就是最先出去的那个卷发汉子重新进帐，双手端着一只食盘，散发出扑鼻的香味。

食盘放在方品奇身前，上面有一碗熬得很够火候的米粥，两只颜色焦黄的烤饼，类似新疆维吾尔族的主食——馕，还有一碟青韭和一碟干肉脯。虽不是什么珍馐佳肴，但对方品奇的诱惑无与伦比，迟疑地看了一眼宋钧，脸上的渴望无从掩饰。

“请吧，”宋钧做一个请的手势。方品奇巴不得这一句，早抓过一个馕大嚼了一口，又就着两只食碟开始喝粥。

“慢点，不要急。”宋钧善意地提醒。

方品奇充耳不闻，被热腾腾的米粥烫得呲牙咧嘴，索性将青韭和肉脯倒入碗里，泡着掰碎的饕狼吞虎咽。不消片刻，粥碗见底，一只饕也下了肚，当他的手伸向另一只饕时，却被宋钧坚决阻止。

“饥馁过度，最忌暴食。还是先歇一下。”

方品奇也看过资料，灾年荒月官府开仓放赈期间，总有饥民胀毙的例子，足见空腹贪食的危害，于是只得快快作罢。

宋钧命帕昆撤去食盘，只留一盂清水在卧榻边，又对方品奇说：“足下体气尚亏，重在静养，请早些安置吧，明日启程前定有起色。”

方品奇感激地点头致谢，目送两人出帐。接下来独卧榻上，思绪万千。首先是面临飞灾横祸的凄惶挥之不去，戴思聪和其他同伴在什么地方，是安然无恙还是遭遇不测？怎么样和他们取得联系，还有没有机会返回自己的时代？倘若既成事实无法改变，又如何适应一个完全生疏的环境呢。想到这里，忽然有所警醒，自己固然需要了解周围的一切，譬如眼下处于什么方位？宋钧是什么人？明日启程要去哪里？而与此同时，他们对自己岂非也存在着疑团莫释的观感，如果不能建立一种融洽的沟通模式，想要获得更多的帮助只怕极其困难。所以，在和宋钧等人进一步接触前，必须虚拟一套完整的身份背景，以便消除双方之间的隔膜。本来这些内容归旅行社策划安排，但目前无所依傍，只能自行构想。此刻他的专业特征起了作用，冥思苦索，几乎把关于汉代的知识在脑海里过滤了一遍，基本上形成了相对合理的方案，无奈身体状况欠佳，未及仔细推敲，就感到神思倦怠，旋即沉沉睡去。

诚如宋钧所言，补充了饮食，再加上一夜好睡，方品奇的身体状况明显改善。脚底的血泡已经结痂，四肢关节的多处擦伤经过药敷痛楚大减，早晨帕昆又送来一套洁净的衣物，洗漱过后，替他换下了原先磨损不堪的行头。

内衣是一套“短夹衫”，外面是深紫色的直裾禅衣，一条裆裤的质地是细绢的。方品奇略感好笑，他知道细绢做成的裤子在汉代被称作“纨袴”，也就是后世浪荡公子的代名词，足见宋钧手面阔绰，非富即贵。由于身在行旅，特意预备了一双皮革制成的鞋子，叫作“鞮”，结实耐磨，也相当轻便。

整束停当，吃罢早饭，方品奇走出帐外，阳光明媚，清风徐来，开始留心察看四周的景象。这里毗邻一条蜿蜒曲折的道路，隔路相望就是那片险些埋葬自己的沙漠，虽然荒僻空旷，却已没有了凶恶死寂的氛围，因为

随处可见稀疏的胡杨、红柳以及难以辨认的灌木草甸，偶尔还听到一两声清脆的鸟叫，传达着生命的讯息。

宋钧等人像是一支小小的旅行团队，以宋钧为首共有 7 人，仆从中除了朱兴外都类似帕昆的体貌特征，服饰语言也有别于中原民族。宋钧正招呼手下拆卸帐篷，收拾行李放置骆驼和马背上，看见方品奇，施施然走了过来。

方品奇仍感觉咽部不适，但已确定自己恢复了语音功能，只是内心打定主意，与对方交流必须随机应变，切忌率先开口，以免露出破绽。于是按照汉代礼节对着宋钧作了个揖，便微笑静立。宋钧以礼相还，之后重复了昨晚的征询。

姓名年龄无须杜撰，结合本身的口音，方品奇自称世居南阳——秦昭王三十年设郡，汉朝已是国内五大都会之一。

“咦，”宋钧颇感诧异，“贵乡富冠天下，何以奔波万里，来到这正朔不通的西域塞外？”

西域？方品奇更加惊讶，虽然凭印象大致推断眼前属于北方地区，但西域的概念何其抽象，狭义上指玉门关以西，葱林以东的地方，广义上则包括中亚以及印度半岛等区域。究竟身处何地，还是无从参详。

“家门不幸，遭了无妄之灾，”方品奇含糊其辞应付着提问，“乡里无可安身，不得已和几个朋友结伴外出做买卖，辗转来到此地。”

“自从博望侯出使西域，几十年来出关经商者倒是越来越多了。”宋钧说，“可是，你怎么只剩下一个人了？”

“唉，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，出关不久我们遇到了一伙强盗，驼马货物尽被掳去。更糟的是，仓皇逃命之际又和同伴失散，以致身陷迷途。”方品奇一边回答，头脑里一边加紧分析捕捉到的信息。宋钧提起的博望侯就是因凿空西域而名垂千古的汉使张骞，由他开辟的东西交流大道促进了人类文明的发展，在两千年后被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男爵命名为“丝绸之路”。方品奇记得，张骞首次从西域返回长安是武帝元朔三年，即公元前 126 年。如果过去了几十年，此时应该是武帝末年或昭帝初年，无疑比“寻梦之旅”设定的年代晚了不少，但不容细想，宋钧又开口了。

“难怪既无旅伴向导，又无车马给养，昨日初会，还以为碰到一位苦行修法的僧伽呢。呵，不知方公子此行经营什么货物？”

“从敝乡收购了几包丝绢，原指望将本图利，谁曾想……”方品奇随

口回答，摇头叹息。

“噢，”宋钧似乎相信了这一套托词，只是眼神深邃无比，难以洞察真实的内心感受，“无论如何，总算是化险为夷，方公子接下来有什么计较？”

“还能有什么计较？若非宋公施救，我已经倒毙荒漠，如今举目无亲，身无一物，再也没有什么发财的念想，只愿找到来时的同伴，早日返回故乡。”方品奇愁眉锁眼，一半是做作，一半也是切实的反应，暗暗希望颓丧的表现能够博取对方的同情，最好带着自己一起上路。

宋钧却像是若有所思，沉默了片刻忽然冒出一句：“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吗？”

“不知道，”方品奇说，“我是第一次出关远行和朋友走散后，一路颠沛转徙，早已迷失了方向。”

“你的境况确实窘困，”宋钧说，“斧资缺乏不足为虑，宋某行囊颇丰，可以勉力襄助，但另有一样东西少了就极其麻烦。”

“什么？”方品奇脱口问。

“过所，”宋钧说，“你不该忘记这个吧？”

“过所？”方品奇一愣，随即猛然想起，“关传”与“过所”是秦汉以来吏民出入关津要道时必须携带的身份证明，它的特征功用《汉书》里曾有记载：“两行增帛，分持其一，出入关合之，乃得过，谓之传也。”随着汉廷势力的不断延伸，过所制度在西域范围也逐渐通行。

“是呀，我的过所夹在行李中，也被强盗抢去了。”方品奇辩解。

“这就很棘手了，”宋钧说，“西域诸国的政令虽不及关内严明，但没有了过所，照样无法入城通关，只能在城邑之间的山岭荒地奔走游荡，一则会受到虎狼虫豸的侵害，二则有被兵丁当作盗贼缉拿之虞，况且你的朋友也不可能长久滞留旷野，寻找起来更加不易。”

形势讲解得很透彻，方品奇越发忧心忡忡，看着宋钧，几度欲言又止，仿佛失去了告哀乞怜的勇气。素昧平生，对方不仅对自己有救命之恩，而且也有慷慨资助的表示，这时候若继续奢求，似乎于理不合，也显得贪得无厌了。

见他疾首蹙额，宋钧安慰道：“方公子无须气馁，不妨先听听宋某的想法。”

“宋公请讲。”方品奇毕恭毕敬。

“老实说，”宋钧慢条斯理，“眼前我无法断定贵友的去向，也腾不出

空来陪你沿原路查访。倘若不弃，你可以先随我同行南下，到时候我设法托人领取一道过所，之后的进退行止就会方便许多，不知你意下如何？”

“固所愿也，不敢请耳。”方品奇惊喜过望，一揖到地。

“何必如此，”宋钧逊让不遑，“也许我们去往的方向和贵友南辕北辙，反而费你不少周折呢。”

“寻梦之旅”的同伴渺不可期，是否在此时此地降落也是个未知数，势孤计穷之际只有先求自保，方品奇不便明言，只好反复称谢。“宋公真乃仁义君子，深恩厚德何以为报？”

“不必介怀，”宋钧笑着说，“在这条人迹罕至的路上相逢算是难得的机缘，何况同属大汉子民，在异域彼此照应也是本分。足下的面相望之福泽厚重，即使没有宋某援手，也自会化解横祸。”

谦和诚恳的态度让人更加钦佩，方品奇还要表达谢意，朱兴跑来请示，营帐行李俱已收束完毕，问什么时候动身。

“时辰不早了，这就走吧。”宋钧说，吩咐仆从过来搀扶方品奇。走向驼马的时候，方品奇突然想起一件事，问：“不知宋公此行来自何地？又将去往什么地方？”

“哦，我们是从渠犁国出发的，”宋钧缓缓答道，“准备去的地方是楼兰。”

4

汉代的天山南北，即狭义称作西域的地方，参差错落分布着许多国度，后被总称为“西域三十六国”，但实际数量远不止此，先后差不多出现过五十余个国家。这些所谓的“国家”是以城邑为中心的大小绿洲，势力范围相对独立，行政管理比较松散，故又称为“城郭之国”。如果把这些国家比作撒落在广袤西域的明珠，楼兰无疑是其中最璀璨的一颗。

原因之一是重要的地理位置。由玉门关西行，无论到天山南麓的北道诸国，如车师前国、焉耆、龟兹、姑墨、温宿、疏勒等，或是去昆仑山北

麓的南道诸国，如于阗、莎车等，楼兰都是必经之地。作为连接中原和西域的交通枢纽，楼兰在世界文化史上起到的作用无可估量。

原因之二是莫可究诘的神秘色彩，经过千百年的沧桑变化，曾经盛开在西域的文明奇葩陆续烟消云散，而作为丝路古道上的咽喉重镇，楼兰的消亡留给后世谜团似乎更多。且不说方品奇时代的茫然无绪，只不过在数百年后的唐朝，楼兰就只存在于边塞诗人的想象中，“愿将腰下剑，直为斩楼兰。”“黄金百战穿金甲，不破楼兰终不还。”

错过了“文景之治”，却可以亲历一方更加神奇的时空，方品奇颇有一种“失之东隅，收之桑榆”的感受。只不过和古人同行，需要时刻抑制亢奋情绪的流露。手边没有地图，但凭借不算糟糕的历史地理知识，在他的脑海里仍可勾勒出一幅大致的轮廓，渠犁位于吐鲁番地区，而楼兰则处在日后的罗布荒漠，行进的方向应该由西北至东南。

队伍在空灵悠远的驼铃声中迤迤前进，方品奇的身体日渐康复，通过小心翼翼的交流，对自己的恩公有了基本的了解。宋钧是陇西人氏，自幼研习医术，十多年前作为戍边移民进入西域，先在屯田轮台的汉军中效力，并因功劳获封爵位——“公乘”，虽不如何高贵，但也接近士大夫阶级了。后来不耐营规约束，毅然辞差离去，却没有返回故里，只在北道诸国间行医游历，由于手段高明而深得众望，目前是受一位楼兰显贵的邀请前往施诊。

在方品奇看来，宋钧固然是位蔼然仁者，却也具备深藏不露的睿智，一双敏锐的目光似乎可以通幽洞微，因此不敢过分亲近，唯恐被对方识破端倪。于是，交谈间或是信口敷衍，或是王顾左右，尽量避免提及关内的时事政况，而把话题引向自己本该懵懂的西域风情。事实上，即使没有这层顾虑，周围的一切对他的吸引也难以抗拒，比如姿态多变的地貌环境，形状奇特的鞍辔，以及帕昆等人所使用的古怪的语言。

“帕昆讲的是渠犁的方言吗？”方品奇请教宋钧。

“不，那只是北道诸国的通行语之一，大概起源于粟特人。”

粟特又称粟弋或康国，位于泽拉夫善河流域，该民族善于经商，长期活跃在丝路古道，其文化也得以广泛流传。对于这种后世逐渐消亡的语言，方品奇自然兴趣浓厚，抽空就向帕昆等人学习，潜心默记，孜孜不倦。

宋钧却不以为然，笑着劝道：“方公子何必劳神，西域的语言混杂不一，一时哪能学得过来？其实，随着汉军声威远播，本朝的文字语言在这里已经相当普及，不仅各国的向导、译长运用纯熟，就连诸王互致书简也常常